

列

子

列子先於莊子而書最後出史遷不爲立傳學者遂疑
爲依託以故注南華者不下數十家獨冲虛祇張湛一
注孤行於世唐當塗縣丞殷敬順爲之釋文宋碧虛子
陳景元補其遺景元序稱曾於潛山得見徐靈府手寫
列子洎盧重元注考新唐書宰相表重元爲盧思道元
孫藏用之弟藏用注老子二卷莊子十二卷重元有夢
書四卷均載藝文志中今並不傳惟重元所注列子自
唐藝文志以下皆不著錄至鄭樵通志焦竑經籍志始
有其目余於南北藏書家訪求盧注十餘年今始得於
金陵道院書凡八卷楊朱一篇注佚其半其書羽翼張

間有徵引皆與古本相合宰相表云重元
王司勳郎中今稱通事舍人者就其注書時而標題
也沈汾續仙傳云開元二十三年命中書舍人徐嶠通
事舍人盧重元齋璽書迎張果於常州則知重元奉詔
注書之時正官通事舍人之時也由唐迄今幾及千載
歷代搜奇好古之士網羅放失不遺餘力而盧注未經
采錄夾漈弱侯號稱淹博縹緲什襲又不廣爲流通向
非入之道家遞相纂述不幾終遭沉晦耶傳寫日久譌
謬滋多爲之是正文字辨張盧字句之異同補殷陳釋
文所未備其有烏焉魚魯灼然可知者隨加刊正不復

存疑或辭義難通字文牽混仍其舊本未敢以臆爲斷
別加考證以相參檢而已校刻既竣復得歙縣汪君孝
要補正數條附錄卷末以俟将来懼蹈班生露才揚已
之譏庶守宣聖多聞闕疑之義云爾嘉慶九年甲子正
月七日江都秦恩復序

叙論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撰

劉向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理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頗有可觀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張湛序云其書大畧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慧案張湛序作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

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
智力理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
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
同於老莊重元以爲黃老論道久矣代無曉之者咸以
情智辯其真宗則所諭雖多同歸於不了所詮雖衆但
詳其糟粕莫不以大道元遠遙指於太虛之中道體精
微妙絕於言詮之表遂使真宗幽翳空傳於文字至理
虛無但存其言說曾不知道之自我假言以爲詮得意
忘言離言以求證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因情動用之
俗心矜彼道華求名喪實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知道

爲生本至德非言廣招四方傍詢萬宇冀有達其元理
將欲濟於舍生小臣無知偶慕斯道再承聖旨重考微
言謹尋列子之書輒詮註其宗要竊懷智此○案此字疑誤非

欲指南儻默契於希夷猶元珠於象罔是所願也非敢

望焉論曰夫生者何耶神與形會也死者何耶神與形

離也形有生死神無死生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死而不

亡者壽也然此之死生但約形而說耳若於神用都無

死生神本虛元契真者爲性形本質礙受染者爲情至

人忘情歸性則近道凡迷矜性殉情則喪真是故隳支

黜_王道者之恒性貪生惡死在物之常情不矜愛以損

祈名而棄寶故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緣督以爲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也代人以不求於名
則縱心爲惡此又失之遠矣何則人笑亦笑人號亦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復安得爲不善耶是知神爲生主
形報神功神有濟物之功形有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
用報有賤陋之形故神運無窮形有修短報盡則爲死
功著則別生亦由清白者遷榮貪殘者降黜約位而說
也形不變則位殊約神而辯也神不易而形改至人了
知其道故有而寶真真神無形心智爲用用有染淨凡
聖所以分在染溺者則爲凡居清淨者則爲道道無形

質但離其情豈求之於冥漠之中辯之於恍惚之外耳
故老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不能知不能行其故
何也代人但約形以爲生不知神者爲生主約氣以爲
死不知神者爲氣根繫形則有情迷神則失道封有惑
本溺喪忘歸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乃歎夫知道者
不易逢矣故曰千里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
暮者惜之深矣豈不然耶儻因此論以用心去情智以
歸本捐之又捐爲於無爲然後觀列子之書斯亦思過
之半矣

列子卷一

唐通事舍人盧

天瑞第

夫羣動之物無不以生爲主徒皆其生不知生生之理生化者有形也生生者無象

也。有形謂之物無象謂之神迹可用也類乎陰陽論其真也陰陽所不測故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豈非天地之中大靈瑞也故曰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文。○案殷敬順釋作无下同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不足年饑也嫁者往也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謁請也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

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化
不因物生不爲物化故能不於衆生化於羣化者矣

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
不化
凡有生則有死爲物化者常遷安能無生無死不化不遷哉

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
爲陰陽所遷順時轉者皆有形之物也念念遷化生死無窮故常生常化矣

不生者疑獨神無方比故稱獨老子也
曰獨立而不改也疑者不敢決言以明深妙者也

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四時變易不可終也神用變化亦不可窮也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
之不勤
谷虛而氣居其中形虛而神處其內元者妙而無體牝者應用無方出入死無不因之故曰門也有形之本故曰根也視之不見用之無窮故曰若存者也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

不化此神爲生之主能生物○案張湛本同下知物能生化之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

者非也

神之獨運

非物能使若因情

子列子曰昔者聖

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夫有形之物皆有所生

以運行之舉其所大者天地也運天地者陰

陽也陰陽氣之所變無質無形

天地因之以見生殺也

陰陽易辨神識難明借此以喻彼以爲其例然後知神

以制形無以制其生也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形天地之形

大者也陰陽者非神識也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

有神識心性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此問者將

明萬物者

故曰有太

案釋文大下同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

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

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

論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案釋文作時乾鑿度作畔淮南子作時易

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一三五七九陽之數

也極則反一運行無窮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親下者草木之類是也親上者含識之類是也故動物有神植物無識無識者爲氣所變有神者爲識所遷故云太易太初以至渾淪言氣之漸也其中精粹者謂之爲神神氣精微者爲賢爲聖神氣雜濁者爲凡爲愚乃至含生差別則多品矣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

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氣運者能覆載神運者能教化然則天地運隨狀而用之

生萬物聖人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有之始謂之生能生此生者謂之形神能形其形能聲其聲能色其色能味其味者皆神之功以無制有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

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

神所運用有始必終形聲色味皆非自辦者也

所以潛運者乃神之功高焉無爲而無不爲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

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

出能沒能元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

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老子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言此神也先天先地神

鬼神帝無能知者無能證者若能體證茲道則天地之內無不知無不能矣

子列子適衛食

於道從

○案釋文作徒

曰者見百歲髑髏撻蓬

○案釋文作蓬

音蓬蒿也逢之省文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

嘗生未嘗死也

形則有生有死神也無死無生我如神在彼如神去髑髏與我生死不同若悟

其神未此過養乎此過歡乎既受其形則歡養嘗生死此過歡乎失理以至於死耳種有幾

若蠅爲鷄得水爲鹹得水土之際則爲蠅蠅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陵鳥得鬱栖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蟻螬其葉爲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駒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願輶食醯願輶生乎食醯黃輶食醯黃輶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發蕡發蕡生乎腐蘿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鷄之爲鷄鷄之爲布穀○案釋文作轂本又作穀穀轂古字通老子不穀亦作不穀布穀久復爲鷄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鷄也朽爪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一作莧釋文作莧音官也老踰之爲

一作莧轉寫誤也

緩也魚卵之爲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
視而生曰鶡純雌其名大晉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
而感恩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
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苟○案莊子作
革合下句讀久

皆出於機皆入於機種之類也言種有類乎亦互相生
乎設此問者欲明神之所適則爲
生神之所去則爲死形無常主神無常形耳神本無期
形則有疑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闊繫束焉生則爲出死
則爲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
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有所生不能生無影響是也
神而無形動則生有萬類是也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大小雖殊同終進乎
歸於盡耳

不知也

進當爲盡假設問者言天地有終乎爲復不知乎其下自答也

道終乎本無

始進乎

○案張湛本有本字。案張湛注盡乎始有終皆本乎無始歸於不有今從太初渾

無形淪而

言之是有始也安得不終乎安得不盡乎

不生者非本

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所言神

者非本不曾生也萬物所以生羣品所以形

皆神之所運也以其能生生而即體無生滅耳是非都無形生同

夫太虛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

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

○案張湛注盡亡也釋文云盡胡麥切計策也一本

作盡於其終惑於數也有生

之物必有終極亦如和氣義不長萌達草木不得不生而欲令長

生者迷於精神者天之分

○案釋文作又又當作十九古文漢書楊王孫曰精

至數者也精神者天之分

有地之有骨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

神者天之有骨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

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神
離於形謂之死也歸真宅反乎太清也以太清爲真宅者明此形骸而爲虛假耳黃帝曰精神
入其門骨骼反其根我尚何存有情情多者愛溺深而
情少者嗜欲薄唯至人無我了識其神凡人不知封人
執彌厚令神歸乎真形歸乎地向時之我竟何在耶人
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夫嬰兒者是非未生乎心也故德
必多衰老柔更近於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道命之終極乃休息焉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
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案釋
本作殷文作殷正也一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
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

於息焉反其極矣

近於性則體德之厚比於赤子倦而不作猶爲次

馬方之馳競大可知也

孔子遊於太

○案釋文作大音泰山見榮啟期行乎

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

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

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

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

○釋文作者保或作織者

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

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夫大冶鑄金依範成質故神爲其範羣形以成男女修短陰陽已定矣何者神運其功形爲功報耳形既不能自了神者未形已知啟期暮年方始爲樂是知道之晚情滯於形夫子但善其自寬未許其深達至道之林

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仁者不憂智者不懼之是以君子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人不達此反以爲憂汝亦何怪於我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勤於非分之行競於命外之時求知命而得此壽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勞生苦心豈足以

能延人壽命居常待終心無憂戚是以能樂若此也

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

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

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

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

生乎

知形有代朝與暮耳

謝神無死生一往一來

猶子貢聞之不

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

得之而不盡者也

死此生彼必然之理也

林類所言是知者是疑似之言耳故云未盡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

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墮罵如也宰如也墮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

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億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

之息也

夫生者動用之質也唯死乃能休息耳亦猶太陽流光羣物皆動君子徇名小人徇利未嘗休止

止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

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

○案張湛本無夫字言死

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

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

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神之有形一期之報迷本執有勞神苦心疲亦極矣唯死也乃歸乎真猶脫桎梏而捨負擔也貪生惡死者苟戀乎有曾不知歸於本焉而天下不以爲非迷者多矣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

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案釋文
種音重賢世矜巧能修

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
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

與知所去夫棄本逐末勞神苦心順情之與求名逐欲

之與徇利二者俱失也何厚何薄哉而羣所謂則舉世爲是也凡執所滯則舉世爲非矣唯有道者

知去與焉故莊子云臧與穀二人俱牧羊俱亡羊一則博塞問一則讀書善惡雖殊亡羊一也苟失道則游方

之與修學夫何遠哉○案莊子問臧奚事一曰博塞問

穀奚事一曰讀書盧注博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

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

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或問貴虛答
以好虛者非爲名也夫虛室生白吉祥止耳唯靜唯虛
得其居矣若貪求取與神失其安然後名利是非紛競

交湊將何以堪之故虛非我貴耳○案吉祥止耳據莊子當作止事之破礪而後有舞

仁義者弗能復也

吾所言虛是修於未亂耳若使真性破毀心神汨昏更弄仁義之辭教易

情之波蕩故不能克復矣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

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

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亦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

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

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夫心識潛運陰陽鼓

密移損益盈虛誰能覺悟所以形體改換天地

貴夫道者知本而不憂亡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

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

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
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
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
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
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
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天爲積氣何
處無氣也地

爲積塊何處無塊也塊無所隱氣無所

日月是氣中有光者汝何憂於崩墜乎

長盧○案釋文作盧

漢書藝文志有長盧子九篇盧古字通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

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積氣積塊以成天地有積有壞時不得不憂不可則見若遇其壞時不得不憂

其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夫天地者物之大者也形體也細者亦一物也有物必壞何用辯之哉且人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去不自知成壞不能了近取諸已且未知能知亦何須用心於天舜問乎烝○案釋文作丞謂輔地而憂辯於物外耶

蒸曰道可得而有乎由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夫汝我者自他形稱耳非謂神明也俗以己身爲我前人爲汝欲有其道安可得乎故曰汝身非汝有安得有

夫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

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

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既不知神明之爲道也故假天地以言之天主神用地

主形物涉有者委形也體和者生性也應用者委順也

情育者委婉也汝今行止食息但知強陽之所運而不

知神明之真宰也亦可得有夫道者邪或曰虞舜聖人

也安得不知道乎答曰夫假賓主辯惑豈可元默而已耶然莊子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

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是知有濟物之才居君極之位者未必能知道處山林之下有獨善之名者未必能

理人是故黃帝卽位三十年然後夢華胥之國放勦見乎四子然後窅然汾水之陽舜之未寤亦何足怪之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壞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未殖○案釋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文作植

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

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

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夫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

猶既無情於生育豈有心於取與哉小大相呴智愚相

役因時以興利力制以徇私動用取與皆爲盜也人財

則不爾主守以自供取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

之獲罪此復怨誰也

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

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

地萬物不相離也○案張湛本作認認俗字當作似

淮南子人間訓非其事者勿似也

仞人之事者敗又與充牴之物通牴滿也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

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

天地無私取之無對故無殃也人心有私取之

有情故爲盜也以有私之心取有私之物私則有公私
有對得罪何疑故法者禁人之私無對無禁也有公私
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聖人設法教化不害人不
者則爲公道違於法者則爲私道焉雖不違公公私私
於公而封於己者亦爲盜也况違法封己乎公公私私
侵衆者皆非盜也不違法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知公私
而無私焉與物同例而不怪者是天地之德也若知天
地之德取而無私心者是不欺乎天取之不殊於衆人
得之無私不爲盜若然者誰爲盜耶誰爲盜耶
誰爲不盜耶唯了神悟道者知之矣

列子卷一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甘泉吳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一葉

列子卷二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黃帝第二

此明忘形養神從元默以發真智始其養也則遺萬有而內澄心發其智則化含生以外接物故其初也則齋心服形不親政事其末篇也則贊孔墨以濟人焉此其大旨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

口焦然肌色肝黓

○案釋文曰音每諸書無此字埤蒼

也肝黓亦然也復謂裸說文無此字

同音每謂禾傷雨而生黑班點

當作纖楚辭漁父顏色憔悴王逸注肝纖黑也

昏然五

情爽惑舉代之人咸以聲色飲食養其身唯豐厚者則

爲富貴矣而聖人知此道足以傷生故焦然不

樂也第一篇知神爲生主第二篇欲明道以

養身故先示衆人之所溺然後漸次而進之又十有五

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

黜昏然五情爽惑代謂之君子理人之士也皆勞生苦而不知役神以喪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實去道斯遠矣

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淫者失於其道也舍生爲生不知所生生而之死也操仁義者咸知養己自私以利自私以爲能亦不知所以喪神傷生而知死也徇己自私以爲小人濟物無私代以爲君子善之以惡約外則有殊求名喪實約內則俱失方明大道故雙非之也

於是放萬機舍官

○案釋文作宮

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厨膳退

而間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放萬機者非謂都無

所行也事至而應如四時焉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勞焦思以邀虛名不想能於千載欲垂芳於竹帛耳但冥冥然應用不得已而運之不封崇其身名不增加其嗜慾不豐厚其滋味不放肆於淫聲齋肅仁是也擇賢才而責成賞罰無私焉是不親政事也

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
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
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師○案張湛本作帥釋文所類切或作師長自然而

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
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
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
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痼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
雲霧不硠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
躡其步神行而已寄言也大國矣夫神者生之主也既爲生主則役神以養生養之失理却成於損也俗以益嗜欲者爲養生適爲喪年之本矣故君子養於性小人養於情

養性者無嗜欲保自然不樂生不惡死無向背憎愛無
畏忌自然神行者神合於道也非是別有一國別類之
人耳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一言契者交臂相得焉
黃帝既寤怡本作悟俗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
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
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
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
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既寤於道也自不因
者冥於理去嗜欲也識神歸性不可以情求也不能以
告若者心澄忘言也凡以數理天下者但成其空名數
極則跡見虛而不能實也上以虛名責於下下以虛名
應於上上相蒙積虛以爲理欲求純素其可得乎夫
道者神契理合應物以真非偏善於小能不暴怒於小
過如春之布萬物皆生俗易風移自然而化不知所以

化不覺所以成故百列姑射山在海洲中

引

案釋文

曰姑射國在海中西南環之從國南水行百八十里曰姑射山郭云河所經文
海上也言遙望諸姑射山行列在海河之間也與今本
山山海經不同姑射山山海經凡兩見東山經云盧其之
行三百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又南三水
在海河洲中屬列姑射山無草木多石又南三水
縣海水所經者莊子郭璞注山名也山有神人河洲在海中姑射國北經云列姑射山
並無所謂南北姑射者則東山經之北姑射山左右前
條當在海內北經西南山環之考東山經之姑射在海河射
乃唐時之本且言諸姑射山行之敬順所引山海經二後汾在河射
並見隋書地理志即今平陽府西之九孔山左右前
之吸風飲露云云此章與山海經皆有之今本之脫落此錯則解列山海經二後汾在河射
以可知矣後人因莊子有藐姑射畢氏校刊山海經於海內北經文列簡列姑遂從子字經

射條下謂姑射在山西郭注誤引莊子殊不知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云與列子之說同其爲海中之列姑射無疑至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乃臨汾山非列姑射山也上下文絕不相蒙遽以景純爲誤其未之深考歟莊子列作藐陸釋文引簡文云邈遠也二山之名混淆已久恐誤後學故詳識於此山

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人無天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此言神之合道也故假以方外之中託以澄喜怒不入

神人之目不因五穀以爲養吐納真氣以爲全心如澄水無波浪之能鼓形如處女無思慮之所營喜怒不入其襟是非不干其用無求無欲同天地之不仁不惠不施正陰陽之生育萬物所不能撓鬼神所不能靈證之

真若此也其功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

而歸

夫神之滯於有則百骸俱壞神之契乎真則五根俱通也

服以往來託鱗毛以感躍者故爲常

非謂其尚奇也而此寓言者也

尹生聞之從列子

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

懇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

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

○案釋文作有戴一本作戴

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

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

○案釋文音居姬居聲相

近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

昔汝去也吾將謂汝達吾道今汝之

鄙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

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

專一而不離吾敬以至求顧吾

之形觀吾五年之後心庚

○案釋文音更

即更字也念是非口庚言

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

三年之後專於定也

顧眇而明其哂

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

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審之而後言欲是

非利害无所誤也

九年

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

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

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

都無心

故是非利害不擇之而後言縱橫者也縱心而言皆合

斯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

眼耳口鼻不

用其所能各任之而无心故云无不同也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

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案釋文作幹

音乾不從木殼竟不知

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神凝者不動也形釋者无礙也骨肉都融者忘形骸也形骸忘於所

之神念離於所著則與風氣同之上下也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

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女之一節將地所不

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列子所以乘風者爲能忘其身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也若其形骸之不

忘則一節之重將地所不載何暇乘風而凌虛哉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

空○案釋文一本作窒易闡其无人陸釋文孟

作室虞翻注空也空之爲窒猶亂之訓治也

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

關尹曰是

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言至人潛行積德非本空虛者也何如能蹈火

不熟登高不裸乎以明純氣出乎性守神以合道則能至於此故曰至人也豈智巧果敢所能得耶姬魚

○案釋文音吾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吾魚聲相近

色亦何後何先耶而自貴賤物者情感之甚也會忘形守神習靜以生慧者然後能通神明者也

則物

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

正焉忘形守神造乎不形也寶真合道者止乎無所彼化也若得此道而窮理盡性者何得不爲正乎

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

始至人者言无失德也故不滯其度美行无失迹也故藏乎无端矣常歸其本也故游萬物之終始矣壹

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性不雜亂唯真

而通於萬物之性命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作郊音詒

奚自入焉

寶道則性全去情則無鄙無
朕无迹也外物何從而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

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

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

忤

○案別本作遷莊子物

亦作忤遷古字通

忤

神非合於道也但爲酒所全者憂懼不入於天府列禦
死生不傷其形神若得全於神者故物不能傷也列禦

是而况得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人者

寇爲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

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

引滿而置水於其

一箭猶如泥木象人也志審
神定形不動以致於此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
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

射乎恃其能而安其形審其當耳非謂忘形遺物而以神運者也於是无人遂登高

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

而進之禦寇伏地汙流至踵登高履危而懼若此者憂其形者適足以傷其生忘其形者適所以成其生禦寇但善於射者非合於道也若忘形全神無累於天下者

乃不射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闢青天下潛黃泉揮

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案釋文音荀何承

目爲恂目復謂惝當作睭目之志爾於中也殆○案釋文一本作始天幕要云吳人呼瞬

盧本作始與張湛本不同矣夫獨主憂樂不能入也今汝尚恐懼之

若此豈近乎道者耶汝於是終始初習語疑若此豈近乎道者耶汝於是終始初習耳未能得其妙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

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

○案釋文說文字林並作肥又作肥皆譏也說文無扁字當作

胞胞俗作脆圮當作肥故釋文云字从

其首多肉之肥字古作肥从甲不從色

晉國黜之游其

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

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

偏

者顧眄之深也偏肥者毀謗之厚也士因其談以爲榮

辱故遊其門者比於晉朝而子華使令門客恣其言辯

無所迴避人相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垌外宿

毀辱殆成風俗

○案釋文作叟音西口切三老五

更老人之通稱作更於義亦通

商丘開之舍

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

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存者亡毀之也亡者存譽之也

富者貧奪之也貧者富施之也而商丘開不里不達將謂聖力所成之也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

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
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
冠不檢莫不睥睨既而狎侮欺詐攢祕撲枕亡所不爲
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撲弄輕忽
狎侮者輕近之也欺詐者狂妄之也攢者觸撥之極者也
祕者拗捩之也捩者耻辱之也枕者違拒之也遂與
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
金衆皆競應以愚侮之衆故僞爭應命耳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
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骭骨無矯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
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澑○案張湛一本作隈隅釋文一本作隅曰彼中
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

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
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
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
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
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
敢問其道從臺而下若飛焉入水取珠若陸焉入火往見欺怒而不愠者必以我等瞽盲之輩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
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予黨之言

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
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近者如斯而已今昉
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
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老子曰大
智若愚者似之而非也但一志無他慮能頓忘其形體
者則死生憂懼不能入况泯然與道合寶神以會真智
周於宇宙功備羣有者復何得一二論之耶及是非生於心則水火不可近之也自此之後范
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
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
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
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

子識之

乞兒馬醫皆下人也遇之不輕夫子言其至信之感理盡矣

周宣王之牧正

有役人梁鷩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鶻鴟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今毛丘園傳之梁鷩曰鷩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

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夫形質各有殊神氣則不異也故莊子云視其異也則肝膽楚越視其同也則萬物一體矣至人以神會之也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者逆順同志而不迕故猛獸可養海鷗可狎也夫禽獸之入深山幽谷者欲全其身遠人害也苟無其虞則園庭之與山林夫何異哉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案莊子操之也善游浮者串習之也至乎便下同謾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善操舟者能學之也善游浮者串習之也至乎沒人未嘗見舟而得者斯乃神會彼不能達

仲尼曰譖○案釋文作讒音衣與讒吾與若玩其文也

同歎聲也集韻與噫諭同

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

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

張湛本舟下無也字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以瓦樞○案釋文樞探也莊子作注者巧以鈎樞者憚以

黃金樞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

內見操舟可學者玩其文也若會其真者彼則視水如
陵覆溺不入其靈府矣何往而不閑暇哉以瓦投物
者但見其巧中而不憚於失瓦也若以鈎授物則不專
於巧中更恐失鈎之拙也若以黃金爲授者不敢祈中
惟懼失金之損矣是知向時之妙忘於外物今時之懼
惜於外物也代人知於外之兩失而貪物以喪其生○

案拱內莊子作內
拙釋文本作拙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

十里龜鼈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

行歌而游於塘下。

案張湛本作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

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龜鼈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蹈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

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

也夫生於陵而安於陵生於水而安於水習以爲常故曰始乎故也長乎性也習其故安其性忽然神會以

成其命得之不自知也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契乎神道也仲尼適楚出於林

中見痁僂者承蜩

○案釋文作蟲音條一本作蜩

猶掇之也仲尼曰子

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鎰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

也吾處也若槩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

○案枝字下別本有雖字

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

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言初學累丸也未嘗得之習

之不已乃至累五而不墜者何耶我身如槩株臂如枯木心一志定都無異思雖萬物之多而知在蜩翼何爲

而有不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痴僂得耶

丈人之謂乎

專心不雜乃凝於神會也夫子以其未忘於蜩翼故凝於神非謂神會者也

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

其上

言夫子之徒皆縫掖之士用仁義以教化於天下使天下紛然尚名利役智慮而蕩失其真勞其神

明者何知問此道耶汝垂文字於後代者復欲以言智之辯將吾此道載之於文字然○案然字疑作焉海

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

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

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

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夫神會可以理通非以情知生則骨肉所猜理生

則萬類無間然後知審精微也同萬物者在於神會同羣有者在於情滅欲獨矜其心智則去道遠矣

趙

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籍薦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
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
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
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
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
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
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
物物無得傷闔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
奚不爲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
暇矣前章言游水之不礙此章明火石之不傷言人之
習水者多蹈火者少恐物情之偏執也故復言火

以辯之其內忘已形外忘於物不知石之所以礙火之所以傷文侯不曉而與問子夏素知而善答故文侯重質子既能知者何不爲之耶子夏曰我但知而說之則有餘也若行而證之者商則未知之能○業未知之能

知字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疑行

爲者也文侯大說

言夫子能而不爲者方以仁義禮節君臣之道以救衰俗耳不獨善其身

以羣鳥獸焉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

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

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

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

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列子見鄭巫而心醉以其能知生死

禍福將以道盡於此壺子曰吾與汝且亡其文跡都未盡其實理也汝豈得吾道歟夫澄神寂慮如衆灌也動用成功若雄也汝方息事以靜心安得無雄而求卵耶乃欲以至道與俗巫相敵則汝之深信故鬼物知汝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諤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霑衾○案莊子作襟以告壺子壺

子曰向

○案莊子作震據注

則振本文振字盧本作振

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夫

神之靈能知人之動用之心耳有所繫鬼便知也壺子色存乎濕灰心著乎土壤萌然無慮故曰天文振動則爲生止靜則冥寂故曰不動不止也○案天文當作地文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

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有權而不用爲杜也若天之覆而未見其嘗功自下而升爲名實未入故云有生矣

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

坐不齋吾不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

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案莊子作勝郭注

也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鯤旋○案莊子作桓之潘○案莊子作審下同

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

之潘爲淵沈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汙水之潘爲

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心運於太冲之氣漠然無跡蕩然有形而轉運

不常若水之變動殊名未嘗離乎○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淵澄也故不得其狀而辨之矣

乎○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

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

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

案猗移莊子作委

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

案莊子作弟陸文徐音頽文回反

靡因以

爲波流故逃也○

案莊子作弟陸絕思離念入於無爲至虛而無形不見

其相貌如草之靡如波之流森然汎然

非神巫之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

所識也○

案莊

子作豕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

獨以其形立粉○

案莊子作紛

然而封戎○

案莊子作哉釋一本作戎音哉壹

以是終忘是非等貴賤齊物我息外緣子列子之齊中

不封於我守一而終然後契真

其妻爨食豨○

案莊子作豕

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

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
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
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譖成光以外鎮人心使
人輕乎貴老而蟄○案即說文蟄字
或作蟄見玉篇其所患夫漿人特
爲食羹之貨○案張湛本
貨下有無字多餘之羸其爲利也薄其爲
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
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
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見威儀以示人故人輕
死以尊敬將恐人主之
勞於事也必委以責功食祿增憂所以驚懼耳伯昏曰
汝能退身以全真含光以滅跡人將保汝矣何則進善
之心人皆有之多利之地人皆競之中人之性可上可
下知名利之不可強也則進善以自修詩書禮樂事不

易習若退跡守闕灰心滅智也無招招之利得善人之名故學道之門善惡同趣者君子以澄心小人以誨身雖不體悟亦從善之益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屢滿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

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

既來曾不廢藥乎

廢當爲發先生既來何不發藥石之言少垂訓耳

曰已矣吾

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

○案張湛本保

字下有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

汝之退身全行絕學

汝字非汝能召之也若能滅迹混真愚智不顯者人亦不知

保汝矣由是言之汝之行適足爲人所保而不能使人

不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應○案張湛本作感

豫出異且必有感也

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

人毒也若○案張湛本覺若悟何相孰也

莫下同

汝用何道感

之耶必讀勝

豫之詞而出奇異之教搖鼓汝舌見能於衆物雖靡然順汝有何益耶與汝同居者不攻汝之短但稱汝之長如此適足毒汝之行驕汝之心有何相成耶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

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

可教今不可教也楊子

○案張湛本作楊朱

不答至舍進涫漱巾

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

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間是以不

敢今夫子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

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

矣其往也舍

○案張湛本舍字下有者字

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

舍者避席煩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夫真隱
矜夸之聲無可貴之容故楊子之往也人迎送之及聞
善而改居者與之爭席矣前章言列子之使人保汝而
此章言楊朱能使人無汝保也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

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
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
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
行安往而不愛哉此重結前兩科之義也夫能使人保
物之保已也則天下皆忘其不保者心嫉之哉不敢令
其惡矣况逆旅之妾乎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
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
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

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

強之與柔二者易知也人所以未知者何即求勝之心多也即遇不如已者未足爲强若遇敵於已者則常危矣以此心求勝一身一任天下也常如徒役無時自安若柔者在已下者亦不欲勝之况出乎已者那人謂不勝而我乃自勝也自任故未嘗有失也老子曰柔弱勝剛強

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君子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積德累仁柔之道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

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

夫異物之所親者神也神去則父子之親亦隔矣故居恐怖之夜與生物同宇則不懼者神有同也處平常之宅與死屍同室則恐矣神有異也則彼死我生猶是向時之形一安一懼者同

類去而形非親也而人不知含生之物神同形殊以爲憂畏乃以狀貌同異以爲親疎者惑矣故莊子曰物所齊有者爲神故神爲養生之主也

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

狼豹驅虎爲前驅鶻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

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知生三牲犧禹朝羣神舜百獸則其事也○案百獸下當脫率舞二字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捐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芻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

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狃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
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狃公之以智籠
衆狃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含識之物雖同有其神而圓首方足人最爲靈智耳智之尤者爲聖爲賢才之大者爲君王聖人隨才而任各得其宜無小無大各當其分既無棄人亦無棄物籠之以智豈獨衆狃也紀消○案張湛本作消釋文或作消所景切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恃氣以矜非必勝之道也應物疾速如影響者爲物所轉未必自得也疾視盛氣者機心未忘也唯忘形神全死生不知變者斯

乃無敵於外物也

惠益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聲欬疾言曰寡人

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

人惠益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

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

也惠益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

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

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

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

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

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刺不入擊不中一
也不敢刺不敢擊

二也本無擊之心三也使男女驩然愛利之四也惠蓋
如此四重取其上者何如耶故宋王傾意欲聞之惠蓋
對曰孔墨是已此明智以齊物崇教以化人皆道之餘事陟乎德者孔丘墨翟無
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
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
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蓋
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案釋文一本作曉寡人也
此崇道以明德垂跡以利人衆徒見孔墨之教傳
豈知隱道以彰德所以問津不羣於鳥獸此其大
也

列子卷二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甘泉吳漣寫
江都秦伯毅父校刊計十九葉